

借东西的小人系列

借东西 的小人

[英]玛丽·诺顿 著

肖毛 译

臧小林 校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

The Borrowers
Mary Norton



借东西的小人
The Borrowers

[英国]玛丽·诺顿 著 肖毛 译
 臧小林 校

译林出版社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借东西的小人/(英)诺顿(Norton, M.)著;肖毛译.
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09.10

书名原文: The Borrowers

ISBN 978-7-5447-0887-6

I.借… II.①诺… ②肖… III.童话-英国-现代
IV.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39153号

The Borrowers by Mary Norton

Copyright © 1952 by Mary Nort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Yili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07-206号

书 名	借东西的小人
作 者	[英国]玛丽·诺顿
译 者	肖 毛
责任编辑	周丽华
装帧设计	友 雅
插图	
原文出版	Puffin, 1998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)
电子信箱	yilin@yilin.com
网 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	6
插 页	7
字 数	83千
版 次	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0887-6
定 价	1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

是梅太太第一次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我听的。不，不是我。怎么会是我呢？那是一个又野又邈邈又任性的小女孩，总是瞪着气鼓鼓的眼睛，据说还嘎吱嘎吱地咬牙。凯特，对，她应该叫凯特。不过她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，反正她就没怎么进到这个故事里面。

凯特的父母在伦敦有一座房子，梅太太住在其中的两个房间里。我想，梅太太是他们的什么亲戚吧。她的卧室在二楼，她的起居室是房子里被叫做“早餐室”的那一间。早晨，当阳光洒在烤面包片和橘皮果酱上时，早餐室看上去倒还不错；到了下午，房间却似乎变小了，蒙上了一层奇特的银光，那是它们的黄昏，此时一种忧伤氛围在弥漫。但只是个孩子的凯特却正喜欢这种氛围。喝午后茶之前，凯特经常轻轻地走进梅太太的起居室，梅太太就会教她怎样用钩针编织。

梅太太年纪很大，关节僵硬，她这个人呢，倒不是真的严厉，只是内心坚定，说一不二。在梅太太身边，凯特从不“野”，也不邈邈和任性。除了钩针编织之外，梅太太还教会了凯特很多事情：怎样把毛线缠成球；怎样缝纫和织补；怎样整理抽屉，再用一片簌簌的纸巾覆在东西上面，宛如一声轻祷，挡去灰尘。

“孩子，你干吗不吭声呀？”一天，当凯特弯着腰，坐在跪垫^①上发呆时，梅太太这样问她。“怎么啦？说不出话来了？”

“不是，”凯特回答，拨拉着鞋扣，“我的钩针不见了……”（她们正在用毛线钩方块，还要编织出三十个方块，才能把它们缝合成一条床罩。）“我知道我把它放在哪儿了，”她飞快地继续说下去，“就在我床头的书柜里，最下面一层。”

“最下面一层？”梅太太重复着，她手里的钩针动个不停，反射着壁炉的火光。“离地板很近吗？”

“是呀，”凯特说，“可我在地板上找过了。还有地毯下面。到处都找过了。毛线还在，就在老地方。”

“天哪，”梅太太轻声惊叹，“难道他们也在这座房子里？”

^① 跪垫 (hassock)：一种用来充当脚踏凳的坐具，但它没有腿，与凳子不同，教堂里常用它来供人们祈祷时跪坐，故被称为跪垫。

“他们是谁呀？”凯特问。

“借东西的小人。”梅太太说。暗淡的光线下，她似乎在微笑。

凯特盯着梅太太，感觉有点害怕。“有这种人吗？”过了一会，她问。

“哪种人？”

凯特眨眨眼。“就是那种小人呀，他们住在别人的房子里……借用别人的东西。”

梅太太放下她的针线活。“你觉得呢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凯特说着，把脸转过去，使劲拽她的鞋扣。“不可能有这种人。可是……”她仰起头。“可是，有时我又觉得肯定有。”

“你为什么觉得肯定有呢？”梅太太问。

“因为很多东西都不见了。比如说别针吧，工厂里不停地生产别针，人们每天都买它。可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在你需要别针的时候却找不着。它们都到哪儿去了？就在你需要的时候，它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？缝衣针也是这样，”她接着往下说，“我妈妈买过好多缝衣针呢，管保有好几百根，但它

们不可能都在这座房子里。”

“不可能都在这座房子里，不可能。”梅太太表示同意。

“我们还没完没了地购买其他东西。买呀买的，买个不停。比方说，铅笔、火柴、火漆、发夹、图钉、顶针……”

“帽针，”梅太太插嘴，“还有吸墨纸。”

“对，还有吸墨纸，”凯特赞同，“可帽针没丢过。”

“这你可说错了，”梅太太说，再次拿起她的针线活，“帽针也会丢失，这是有理由的。”

凯特盯着梅太太。“理由？”她把这个词重说一遍。“我的意思是……帽针丢失的理由是什么呢？”

“嗯，确切地说，有两个理由。第一，帽针是非常实用的武器。第二……”梅太太突然笑起来。“哎呀，这听起来太荒唐，而且，”她犹豫片刻，“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！”

“告诉我嘛，”凯特说，“告诉我，你怎么会知道丢失帽针的事。你是不是瞧见过？”

梅太太吃惊地瞥了她一眼。“噢，那当然啦……”她说。

“我说的不是帽针，”凯特不耐烦地大叫，“而是你刚才提到的那种……借东西的小人！”

梅太太深吸一口气。“没有，”她立刻回答，“我从没看见过。”

“可有人瞧见过。”凯特大喊。“你知道这件事。我看得出来，你肯定知道！”

“别喊，”梅太太说，“用不着这么大声嘛！”她低下头，望着凯特仰起的脸蛋儿，然后露出微笑，把目光转向远处。“我有个弟弟……”她吞吞吐吐地说。

凯特跪在跪垫上。“他看到了他们！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梅太太说着，摇了摇头。“我确实不知道！”她抚平膝盖上的针线活。“他很逗。他对我和我姐姐讲过很多事，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他在西北边境阵亡了。”她轻声补充。“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。他是军团里的上校。他们把他的死叫做‘英雄之死’……”

“你只有这么一个弟弟？”

“是的，他是我们的小弟弟。我觉得，由于这个缘故……”她沉思片刻，依然面带微笑。“不错，由于这个缘故，他才会对我们讲述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和奇思怪想。我认为，他嫉妒我们，因为我们比他大，还因为我们阅读比他强。他想要显示

自己,也许是想让我们感到震惊吧。可是,”她凝视着炉火,“他确实有某种气质,这恐怕是由于我们在印度的神迹、魔法和传说中长大的缘故。凭着这种气质,他让我们相信,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有时,我们知道他只是在编瞎话;可在其他时候,呃,我们也不知道……”她弯下腰,以她一贯爱干净的做派,仔细而利落地扫去了炉栅下面的一扇灰尘,然后手拿刷子,再次凝视炉火。“他不是一个小男孩,头一次从印度回国时就染上了风湿热^①。他被送到乡下养病,整个学期都没有上学。他住在索菲姑婆的房子里,后来我也去了那个地方。那是一座奇特的老房子……”她把刷子挂在铜钩上,用手绢擦净双手,拿起她的针线活。“该点灯了。”她说。

“还不到时候呢。”凯特央求,向前探出身子。“请你接着讲吧。请告诉我……”

“我已经告诉你了。”

“不,你没有。那座老房子……他是不是在那座房子里看到了……看到了……?”

^① 风湿热 (rheumatic fever) :一种炎症性疾病,临床表现为发热,多数伴有有关节炎、心肌炎,发病者多为儿童。

梅太太大笑。“他在那里看到了借东西的小人？没错，他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……他想让我们相信他。此外，他不但见过他们，而且和他们混得很熟，好像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其实，你差不多可以这样说，他也变成了一个借东西的人……”

“噢，快点告诉我吧，求求你。好好想想。从头讲起！”

“可我全都记得呀。”梅太太说。“真奇怪，对于好多确实发生过的真事，我都没有记得这么清楚。说不定它就是真事呢。我也不知道。在返回印度时，我弟弟和我住在同一个船舱里，我姐姐总是和我们的女家庭教师一起住。在那些炎热的夜晚，我们老是睡不着觉。这时我弟弟就会连着好几个钟头谈论那个老话题，复述那些谈话，一遍遍地把那些细节说给我听——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，在做什么事情……”

“他们？他们到底是谁呀？”

“霍米莉、波德和小阿瑞埃蒂。”

“波德^①？”

“没错，就连他们的名字都不太对劲儿。他们以为那是他

① 波德 (Pod)：在英文中，波德一词意为“豆荚”，霍米莉 (Homily) 一词意为“说教”或“布道”。

们自己的名字，跟人类的字完全两样，可你一听就能明白，它们也是借来的。就连亨德瑞利舅舅和埃格利蒂娜的名字也都是借来的。他们的任何东西都是借来的，根本没有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。完全没有。尽管如此，据我弟弟说，他们却敏感又自负，自认为拥有全世界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他们认为，上帝造人的目的，只为让人类做苦工，成为供他们使用的巨大奴仆。至少他们之间都这么说。可我弟弟说，在他看来，他们的心里非常害怕。他想，正因为他们非常害怕，所以才会长得那么小，最后变得一代比一代小，隐藏得也越来越深。古时候，在英国的某些地区，我们的祖先似乎公开谈论过这些‘小人’的事情。”

“嗯，”凯特说，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估计，”梅太太慢悠悠地往下说，“如果他们如今确实存在，你只能在那些古老幽深的乡下老房子里看见他们，因为那里的人们过着有规律的生活。规律的生活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，对他们来说，知道人们使用哪些房间和何时使用房间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哪里有粗心的大人、野蛮的孩子或

者某种宠物，他们就不会在哪里住得太久。

“索菲姑婆的房子特别古老，自然会被他们当成理想的住所。不过，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这座房子有点凉，里面太冷清。大约二十年前，索菲姑婆在一次打猎事故中受了伤，从此长期卧床。除她之外，房子里只有厨娘德赖弗太太和园丁克兰普弗尔，偶尔会有一个临时女仆之类的人。我弟弟得了风湿热之后，住进那座房子，必须经常躺在床上。在开头的几个星期里，那些借东西的小人似乎没有看见他。

“他睡在过去的儿童卧室里，那是一个套间，外间是儿童教室。那时，教室里堆满各种各样的破烂货：古怪的箱子、破缝纫机、写字台、裁缝用的服装模特、餐桌，还有几把椅子和一架没人用的自动钢琴——索菲姑婆的孩子们弹过它，可这都是好久以前的事儿了，他们如今早已长大成人，结婚，去世，或者搬到了别处。儿童卧室的门开在教室里面，我弟弟可以从床上望见教室的壁炉上方，那里挂着一幅描绘滑铁卢战役的油画。教室的墙角里有一个带有玻璃门的餐具柜，柜子的架子和钩子上摆放着一套非常精美古朴的玩具茶具。晚上，假如教室门敞开着， he 可以从被灯光照亮的走廊一直看

到楼梯口。每天傍晚，当德赖弗太太出现在楼梯口时，他就会感到安慰。德赖弗太太经过走廊时，总是端着一个盘子，里面放着给索菲姑婆吃的巴思奥利弗牌饼干，还有一个高高的、装着上等陈年马德拉甜酒的雕花玻璃酒瓶。在下楼之前，德赖弗太太总会停下来去关小走廊里的煤气灯，把火苗调成淡蓝色。接下来，我弟弟会眼瞅着她瞪瞪地走下楼去，一点点地消失在楼梯扶手之间。

“走廊的下面是大厅，大厅里有一台大座钟，他在夜里能听见它报时的声音。那是一台落地式大座钟，非常古老。莱顿巴扎德^①的弗里思先生每个月都来给大座钟上发条，以前干这个工作的是他父亲，再以前是他父亲的叔叔。大家都说，在过去的八十年里，这台大座钟从来没有停过（弗里思先生说得很肯定）。人们认为，在这八十年之前，它的钟摆还曾摆动八十年呢。重要的是，这台大座钟肯定从没移动过。它紧靠着护墙板，按照我弟弟的说法，因为人们经常刷洗大座钟周围的石板，结果让摆放大座钟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凸起的小平台。

“在大座钟下方，护墙板的下面，有一个洞……”

^① 莱顿巴扎德 (Leighton Buzzard)：英国贝德福德郡的一个城市，靠近奇尔特恩丘陵，位于卢顿和米林基那斯城之间。

第二章

那是波德的洞——波德的堡垒的门户，他家的入口。可他的家根本不在那台大座钟附近，可以说还远着呢。洞口和他家之间，隔着好几码落满灰尘的漆黑通道。通道的横梁之间，安插着许多木门和防御老鼠的金属门。波德用各种材料来做这些门——从折叠式奶酪切削器上拆下的扁平金属片、带铰链的小钱箱盖子、从旧肉柜上拆下的扎了洞的白铁片、苍蝇拍的铁丝网……“倒不是我害怕耗子，”霍米莉总是这样说，“可我受不了那种臭味儿。”阿瑞埃蒂想要得到一只还没睁开眼睛的小老鼠，亲手把它喂养大，“就像埃格利蒂娜那样”，但怎么央求都没有用。霍米莉每次总是使劲敲敲锅盖，冲她大喊：“你知道埃格利蒂娜出了啥事吗？”“什么事呀？”阿瑞埃蒂就会这样问。“埃格利蒂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可是，谁都不肯把这件事告诉她。

唯有波德知道怎样穿过那些交叉的通道，走到大座钟下面的洞口。除了波德，谁都打不开那些门。每扇门上都安装着许多用发夹和别针做的复杂钩环，只有波德知道怎么打开。他的妻子和女儿住在厨房底下的房间里，远离头顶的可怕房子里的种种危险，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。房子的砖墙上有一个格栅窗，就在厨房地板之下，阿瑞埃蒂可以从这个格栅窗里望见花园，那里有一段石子路和一个土坡。春天，土坡上开满藏红花，花瓣从一棵看不见的树上飘落到那里。随后，杜鹃花会在土坡上绽放，小鸟飞过来啄食和嬉戏，有时还会在那儿打架呢。“你把时间都浪费在看小鸟上了，”霍米莉经常这样说，“什么活儿都没工夫去做。在我小时候，”霍米莉继续指责，“我家根本没有格栅窗，我们却活得更开心。现在别看了，去把土豆给我拿过来。”

这一天，阿瑞埃蒂把一个土豆从储藏室推出来，让它沿着地板下满是灰尘的通道往前滚。她气呼呼地踢了土豆一脚，所以它滚动得相当快，当它滚进厨房时，霍米莉正弯着腰，在炉边忙活着。

“你又这么干，”霍米莉转过身，生气地大叫，“差点儿把

我推进汤里去。我说‘土豆’，并不是指整个土豆。你就不能带把剪刀去，把土豆切下一片吗？”

“谁知道你需要多少呀。”阿瑞埃蒂咕哝。霍米莉喘着粗气，吃力地从墙上的钉子上取下只剩下半片的指甲剪刀，开始往土豆皮里面插。

“你把这个土豆毁了，”她嘟囔着，“我切开它之后，你就不能再把它滚回去，这会让它沾上灰尘的。”

“咳，这又有什么关系？”阿瑞埃蒂说，“土豆有的是。”

“你说得真轻巧。有的是。你明白吗，”霍米莉放下半片剪刀，难过地说，“每借一个土豆，你可怜的爸爸都要冒生命危险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阿瑞埃蒂说，“储藏室里的土豆有的是。”

“得了，现在别给我挡道。”霍米莉说着，又忙活起来。“我不管你是啥意思——让我做晚饭。”

阿瑞埃蒂穿过敞开的门，溜达到起居室。炉火已经点燃，房间里又亮堂又舒适。霍米莉对她的起居室非常自豪：墙上贴满壁纸，它们本是从字纸篓里面拿出来的几片旧信纸，霍米莉根据信上的字迹，把它们横着撕成许多长条，垂直地贴

在墙上，从墙根直贴到天花板。墙上还贴着几张不同颜色的维多利亚女王少女时代的肖像，它们都是邮票，原先装在晨间起居室^①的写字台上的邮票盒里，是波德几年前借来的。房间里有个小漆盒，他们把盒子的内部塞满，打开盒盖，用它充当高背靠椅。那个实用的五斗橱替代品，是用几个火柴盒做的。那张蒙着红天鹅绒桌布的圆桌，桌面是波德用药丸盒的木底板做的，那个支撑桌面的雕花底座，本是国际象棋中的一匹“马”的底座。（这件事曾经在楼上惹出好多麻烦。有一个星期三，索菲姑婆的大儿子回家小住，请教区牧师前来“饭后对弈”，却找不到那匹“马”，当时的女佣罗莎·皮卡哈切特因此辞了职。她离开不久，他们看见，房子里又丢失了其他东西，从那时起，德赖弗太太变成了最有权力的女管家。）至于那匹“马”——应该说是马的上半截如今正站在角落里的圆柱上，它在那里显得非常合适，为起居室增添了一种有雕塑品的房间才有的气氛。

在火炉旁边，有一个倾斜的木头书柜，那就是阿瑞埃蒂

^① 晨间起居室 (morning-room)：一种供白天使用的起居室，若严格照字面和实际意义来译，应译为日间起居室，但该词在本书中专指吃早餐和早上会客的地方，故一律译为晨间起居室。